

风光无限

散文
报告文学集



风光无限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七月·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选入报告文学、散文、特写十八篇。

这些作品，生动地展现出我省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，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，战天斗地，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。刻画了陈永贵、李顺达、申纪兰、张效良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先进人物形象，歌颂了毛主席、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，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封面设计 荣明礼

插 图 梁步骐

风 光 无 限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$\frac{7}{8}$ 字数：120千字

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太原第1版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300册

书号：1088·454 定价：0.42元

目 录

迎春图·····	蒋振中 (1)
在大寨的日子里·····	陆 岩 (15)
英雄铁臂缚苍龙·····	李清洲 (31)
雪天造地·····	武 通 (51)
黎明激战·····	社员 李爱科 (56)
快马加鞭未下鞍·····	漳 培 (62)
穿山引水记·····	杨文彬 (83)
激战老虎嘴·····	郭思德 (99)
我熟悉的脚印·····	社员 任秉友 (112)
两代人·····	宋贵生、张保福 (117)
风光无限·····	王新民 (127)
深山湖色·····	王庆华 (136)
风雪之夜·····	战士 高歌兵 (141)
老场长·····	战士 泰 泰 (148)
岚漪春潮·····	陈纯珀、金根水 (156)
王兴华·····	晋东南军分区文学创作组 (163)
反光镜·····	战士 刘成浩 (169)
闪光的大道·····	战士 高胜利 (176)

迎 春 图

——大寨“人造平原”速写

蒋 振 中

寒冬腊月，朔风呼啸，寒气逼人。然而，在虎头山下的后底沟里，却是一幅热气腾腾的搬山填沟造平原的战斗场景。

土山上，大寨的英雄们挥锹舞镢，大块大块的土石顺着山坡滚落到沟底。

山脚下，陈永贵敞着黑棉袄，和社员们在一起汗如雨下，飞锹装车。在通往“平原”的路上，妇女们拉着一辆辆小平车，青年小伙子和姑娘们挑着扁担，他们把一车车、一担担的新土，倒在了后底沟底。土山削低了，沟坝地垫高了。后底沟里出现了一块平展展的“小平原”。

在新造“平原”的垒坝工地上，社员们抬的抬、扛的扛，齐楞砢板的大青石就象长上了翅膀，一块块地飞到了石坝上。铁姑娘们忙着用灰浆为石坝灌缝，那长龙似的大石坝，在垒坝的能工巧匠的手里，一道道地竖立起来了。此刻，冰封

着的工地，早被英雄们一颗颗火热的心融化了；朔风的怒吼，也为人们的笑语欢歌所淹没。大寨的英雄们正以冲天的干劲搬山填沟造平原，意气风发地迎接着来年的春天。看看吧，整个工地上，挑土的，推车的，抬石的，垒坝的，你追我赶，一片欢腾。这是一幅多么动人心弦的迎春图啊！

—

提起大寨人搬山填沟造平原的事儿，还得从一九七〇年谈起。那一年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过了千斤，干部和社员都沉浸在这特大丰收的喜悦之中，人们的笑声，在大寨的上空飘荡。

这时，顺着后底沟的山路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正一步步地朝着虎头山顶攀登。这条路，陈永贵走了多少回，数不清了，反正他就是闭住眼睛，也可以一步不差地摸到山上去。可今天，他却象在走着一条陌生的路，走不了几步就停下来，看一看，想一想，有时还蹲下来抽上一袋烟。他在琢磨：大寨亩产过了千斤，下一步棋到底该是怎么个走法？

眼前，是一块平整整的沟坝地，他抓起一把肥沃的土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地，要能用上拖拉机该多好！”再望过去，沟地里林立的小土山挡住了视野，看不见了。他紧走几步，在葫芦嘴的这个土山下面站住了，顺手拨拉着从山崖上塌下来的浮土，有几棵发青的禾苗露了出来。陈永贵用力把禾苗拽出来，捧在手上，只觉着沉甸甸的：“多可惜，这几

棵禾苗可就是几斤粮食哪！”这时，又有一大片浮土塌落下来，于是一个新的念头便在他的脑海里闪过——能不能把这些土山搬倒呢？这样一来，禾苗就不会受到损失，背阴地也可以变成向阳地，就能为国家多打粮食。这阵子他又想到了拖拉机。土山一倒，山沟填平，小块地变成大块地，就能用上机器，那多得劲呀！想到这里，陈永贵赶忙磕了一下烟袋，迈开大步到其它沟坝地里去调查。他一路走着，看着，想着，慢慢地，一幅最新最美的蓝图在陈永贵的脑海里展开了：虎头山顶，松柏长青；半山腰里，果树成荫；山坡山沟变平原，旱地改成水浇田；机声隆隆歌不断，太行深处赛江南！在虎头山上，陈永贵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脸上流露出从心底里泛起的笑容。一直到天傍晚，他才从山上下来，可是走到场院的时候，他又停住了，这里原是一个名叫寨圪的土山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是他和社员们硬是靠着肩挑锹刨，把它搬掉了。眼看着这平展展的场院，陈永贵想，寨圪能搬倒，那沟坝地里的小土山为什么搬不倒呢！

这天晚上，陈永贵就一股脑儿把自己的想法给党支部和社员们端了出来，和大家伙儿商量。大部分同志都觉着是个办法，可也有的干部和社员说：“亩产已过了千，树再肯长，还能摩破天？咱大寨的七条沟，该闸的都闸了，八道梁，该修的也都修啦，这就差不多啦吧，还要怎？……”

这话，使挂在陈永贵脸上的笑纹消失了，他那浓浓的双眉又习惯地紧皱在一起：是潜力真的挖完了，还是思想停顿？他一边抽烟一边想，大寨从一九六七年就提出了要亩产

过千斤，可一直到了一九六九年，粮食亩产量还是个九百来斤，为啥？经过一冬春的开门整党，问题弄清了，原来是“骄”“满”作怪。大伙说得好：“全县发展慢，大寨翘尾巴；全县大发展，大寨促进大。”今年亩产过了千，一些人的“骄”“满”情绪又开始抬头，他们不是想办法如何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“**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**”的指示，不是想着继续革命，却产生了保住千斤的守摊摊思想，这正好说明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决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，人们的世界观的改造也决不是一劳永逸的。他感到，这是一个路线问题，不能小看。陈永贵这么一想，就觉着压在他身上的这副担子，仿佛一下子又加重了许多。

陈永贵，是一个铁铮铮的硬汉子。二十多年来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他不管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也不管前进的路子多艰难，总是以他那惊人的毅力，必胜的信心，朝气蓬勃的革命干劲，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，九牛爬坡，个个出力，带领着英雄的大寨人民，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闯！这二十多年来的斗争生活和革命实践，使陈永贵同志深深感到，大寨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正是由于坚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！在路线斗争中，他从来没有退缩过，他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在今天的新形势下掉队！
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麻麻亮，陈永贵就和支委们登上了虎头山。一路上，陈永贵语重心长地对大伙儿说：“这继续革命的问题咱大寨可不能只是挂在嘴皮皮上，要脚踏实地的按

着总路线的精神去干哩！到底这土山能不能搬，平原能不能造，咱总可以试一试吧？实践出真知嘛！”“对！”梁便良接着说：“工人能造出卫星，咱大寨的农民就造不出块平原来？干吧！”老陈笑着说：“这话不假。问题就看咱有没有这个决心，有没有这份胆量！毛主席让咱搞机械化，你在那儿强调山区没条件，只是等呀，盼呀，那机械化又等不来！在这场大搞机械化的革命中，你畏首畏尾，走一步都怕踩死蚂蚁，这到底是在执行啥路线？！”

一连好几天，陈永贵和支委们爬坡跨沟，走遍了虎头山上的沟沟岔岔，大伙儿一面进行实地调查，一面认真解剖自己，同志们越走心里越踏实，思想越来越开窍儿。原来想不通的支委也主动检讨了自己的守摊思想和自满情绪。他们在虎头山上回顾着大寨的斗争历史，畅谈着美好的远景规划。都憋足了一股劲儿，大伙儿说：“好庄稼是当年的，好土地是长远的，咱就豁出来干吧！”可到底该从哪儿干起呢？陈永贵早把主意打在了合作沟。

一九五三年冬天，大寨人民就是在合作沟——当时还叫白驼沟的地方，打响了治山治水的第一炮。首战白驼沟的胜利，使人们看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，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，更鼓起了大寨社员群众重新安排虎头山的决心和勇气。

十多年来，大寨人就是凭着一副肩膀两只手，一担扑篮一把镢，在荒山坡上垒碯，在深山沟里闸坝，硬把这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山地，改造成旱、涝保收，稳产高产的海绵地。今天，大寨人民把治山治水的战鼓擂得更响了，硬是要在

这山坡圪梁地里修整出“人造平原”来。所以，陈永贵特意选中的这个地点，马上得到人们的赞同。

苦干一冬春，土山搬倒了，山沟填平了，石坝加长了，地块变大了，当年就长出了好庄稼，秋耕时还用上了拖拉机。人们亲眼看到了搬山填沟造平原的好处，就连那些对造平原缺乏信心的人们也都乐呵呵地说：“谁说咱大寨的潜力挖尽了！要照这样干，增产的潜力可大着哩。别说咱这辈子，就是儿孙后代也还是挖不完哪！”

革命的实践，使大寨人民增加了创业的勇气和胆量。一九七一年秋收刚罢，更大规模的造平原战斗又在后底沟里打响了！

二

后底沟里的沟坝地，是大寨村里有名的米粮仓，种上玉茭，每亩少也得收它个一千三、四百斤。社员们上下工路过这里，抓着那肥沃的土都舍不得放下：“嗨，看看咱这土，使劲一握都能攥出油来！”然而在今天，他们为了尽快落实毛主席关于“**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**”的指示，这个米粮仓就将被搬倒的土山压住了，这可是十八年的心血啊！

所以，自打开工以来，陈永贵经常头顶着星星出工，到晚上还是肩挑着星星回村；他流下的汗水不比社员们少，他手上的泥土倒比社员们厚。大伙儿眼看着老陈的工作那样忙，又上了年纪，都关心地劝他：“永贵啊，你只给咱出些点子

就沾，用不着你出力动弹。”

陈永贵感激地望着这把子跟他一起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阶级弟兄，看着在红旗下长大的生龙活虎的年轻人，心里只觉着甜滋滋的，他想有了这些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和社员，大寨就不愁闯出这条新路！

但是，陈永贵仍在没明没夜的苦干，他想的是全县的自然条件和大寨差不多，这几年学大寨发展很快，沟闸了，坡修了，滩治了，下一步该咋办？他总是把大寨当作全县的试验田。眼下在后底沟进行的是一项过去谁也没有搞过的新工程，自己是一个领导，如果不能泥一把、汗一把地和社员们滚战在一起，咋能有效地指挥生产呢？又咋能进一步引深全县“**农业学大寨**”的群众运动呢？他就笑着对大伙儿说：

“咱整天价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‘先验论’，你想想，这搬山不爬山，爬山不动弹，我脑子里还能生出个啥点点呢？”说着，抡起那明光光的大镢，又“吭吭”地刨起来。

这是一道多么有力的动员令啊！工地上顿时镢飞镢舞，响声四起，泥土碎石“哗哗”地从土山上滚到深沟，人们发出了一阵阵的欢笑……

葫芦嘴是后底沟里最大的一座土山，它的四壁就象用刀子削过似的，真是山高无路走，坡陡人难攀，但这并没有吓倒大寨的英雄好汉！土山脚下，陈永贵一边装车，一边和大伙在一起琢磨着制服葫芦嘴的办法。老陈说：“咱光有苦干的劲头还不行，还要巧干，多快好省地干。现在造平原是为了实现机械化，咱今天搬山就不兴用一用推土机？！”大伙儿一

听说要用推土机早乐得合不拢嘴，可有人却说：“推土机那玩艺敢情好，就怕咱这葫芦嘴山高，推土机上不去，还是白搭。”这话刚好让担土的梁便良听到了，他凑过来说：“山再高咱总可以修出一条路来，啥路子不是人闯出来的！”大伙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对！修出一条路，先让推土机上山。”这时，妇女队长郭爱莲首先报名，抢先承担了这个任务。

郭爱莲，高高的个头，粗壮的手脚，文文静静，不多言语。可一干起活来，她浑身上下都往出冒劲儿，好象是换了一个人。

现在，她正带着妇女们“蹭蹭蹭”地扑向葫芦嘴。可这里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找不下，更不要说是挥锹刨土。郭爱莲心想，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指示，就要象杨子荣那样，越是艰险越向前！主意打定，她只说了声：“我上！”便抢前一步，抡起大锹“吭”的一下，溅起来的冻土和碎石打在脸上，一阵钻心的疼痛。她没吭声，只是把眼睛眯成一条线，继续刨着。她先在山壁上刨下个窝窝以后，就侧楞着身子把双脚轻轻地踩上去。这样，她就象壁虎似的挂在了半山崖。郭爱莲站稳身子，试刨几锹，稳稳当当的，就笑着回过头来招呼着她的伙伴们。

大寨的妇女真不愧是“半边天”啊！她们硬是迎着呼啸的西北风，顶着迎面扑打来的砂石，挂在山崖的边缘，赶着为推土机修路……

“突突突”，一部六十马力的推土机沿着新开的盘山路吃力地向上爬着。陈永贵站在推土机前面，沉着地指挥驾驶

员前进，男女社员也都镢刨锹铲，护送着推土机上山。

推土机愈爬愈高，人们的心也愈绷愈紧。眼看就要爬到山顶上了，不料，在一个急转弯的前面有一道硬土埂挡住了去路。那年轻的推土机手紧握操纵杆，猛地把机身一扭，加大油门，可推土机还是没有爬上去。笨重的机身把路边刚刚铲活的浮土压得“刷啦啦”地直往山沟里塌，推土机眼看就要滚到深沟！这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，使人们一下子紧张起来。这时，只见陈永贵镇静地拿着毛巾，一边擦汗一边对郭爱莲说：“快，快带上一部分社员把那只拦路虎干掉！”说完，便跳到悬崖边大喊：“小伙子们跟我来！”喊声未落，崖边就出现了一道齐刷刷的人墙，紧紧地顶住了推土机。前面的硬土埂干掉了，推土机安全地爬上了葫芦嘴！

这一下，机械化加苦干，后底沟的工程就好象跨上了千里马，挥起了跃进鞭。……

三

当推土机把山上的浮土铲掉以后，就露出了搅着石子的红胶泥土，那推土铲子光在地皮下打滑，怎么也铲不下去了。这时，党支部就决定搞大爆破，先把土石炸松。

“轰”、“轰”，炮声响处，整个葫芦嘴都在颤抖着。一股浓黑的烟柱和耀眼的火光腾空而起，土石碎渣从半空中“哗哗”地落下来，荫蔽在安全地带的人们爆发出春雷般的欢呼。浓烟未散，只见从人群里闪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

人，他手提短把镢，带着爆破组的伙伴们又扑向葫芦嘴，在山脚下开始挖着另一个爆破洞。这人就是大寨村里有名的“爆破大王”赵素小。看着素小他们放大炮炸土山，在人们的眼前，又都闪现出了一九七〇年试搞“人造平原”时的情景。

当时，党支部让赵素小担任爆破组长，带领五个精壮小伙子去炸三岔沟里的小土山。素小和他的爆破组连夜就在土山脚下挖了一个洞，装上炸药，点着火线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响声过后，他们跑到山脚下一看，一个个都傻了眼，这一炮只炸下个卧牛坑坑。他们并没有泄气，把爆破洞挖得更长，炸药装得更多。谁知道这一炮竟连个卧牛坑坑也没炸下，只是有一股强大的气浪卷着黑色的烟雾，顺着洞口喷泻而出，直呛得人们出不上气来，素小的帽子也给吹落了老远。素小心里非常难过，他觉着白白地浪费了几百斤炸药，心疼得不行；土山拿不掉，又影响了工程的进度，身上的这副担子不轻啊！他呆呆地望着那黑糊糊的爆破洞口出神。

陈永贵闻讯后，赶忙来到三岔沟。素小一见永贵，就带着自责的口气说：“老陈，你看看，到今天俺们还没有完成了任务，还浪费了不少炸药。”永贵拍着素小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搞革命总是要付出点代价的！这两天你们爆破组干得不错嘛。”素小一听，着急起来：“你还说不错哩，刚才放了个老牛拉稀的拽蛋炮，险些出了事。”陈永贵认真地说：“是不错呀，素小。你想想，咱三战狼窝掌要是没有前

两次的失败，哪能有了第三次的成功呢？那塌山炮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！”素小他们静静地围坐在永贵的身边，老陈一边抽烟一边继续说：“咱大寨走毛主席指引的路，就得有一股子硬劲儿！过去山区搞机械化咱想也不敢想，今天咱要干，就不能怕失败。问题是咱得动脑筋找出这失败的原因。我看刚才那一炮气浪不小，冲劲挺大，要是想办法能把它憋在爆破洞里，效果会不会好些呢？”听陈永贵这么一说，素小乐得一蹦三尺高，连声说：“有门儿！”

事也凑巧，就在这天上午，解放军某部工程兵野营拉练来到大寨。部队首长听说大寨搞大爆破，马上派了三个战士来到三岔沟。陈永贵一见到亲人解放军，就笑着对素小他们说：“看，咱们的老师来了！”

军民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汗往一处流，他们在一起制订了爆破方案，并肩战斗，昼夜苦干，在山脚下挖了一个顺长两丈，横长两丈四的“丁”字形的爆破洞，足足装了一千三百斤炸药，只这一炮，就把整个土山掀掉了！

今年在后底沟里搞爆破，任务更加艰巨。这葫芦嘴的土质是红胶泥搅砂石，比铁还硬。爆破洞口仅只一米见方，洞身狭窄，空气混浊。人们钻在洞里，腰不能直，腿不能伸，大工具施展不开，只得用特制的短把镢一分一分地往里啃。特别是挖到拐弯的地方，空气稀薄，连呼吸都感到困难。在洞里，汗水把素小他们的小布衫都湿透了，可一出洞，布衫子马上结了一层冰，“唰啦啦”地直响。素小风趣地说：“呵，老天对咱可真够关心哪，生怕咱冻着了，赶快给加了件白布

衫。”这话把大伙儿都逗乐了。有时任务紧张，晚上加班的社员们都已经收了工，可他们还是手提小马灯，夜战葫芦嘴！整个爆破组就好象钢打铁铸的一般，战斗在葫芦嘴的土山脚下。

在这支英雄的爆破组里，有一个虎墩墩的小后生，他就是为建设大寨田而光荣牺牲了的党支部赵大和的儿子赵老虎。这小伙子继承父亲遗志，决心为建设大寨献身。有一次点炮，他还没有跑出危险区，炮已经响了。一块炸起来的飞石，照着他的头顶直盖下来，虽然老虎机灵地把头闪过，可石头还是砸在了他的身上，老虎负伤了。

几天以后，赵老虎的伤势还未痊愈，就提着短把镢来到了工地。赵素小一见，连忙把他挡住，叫他回去再休息几天。可老虎笑咪咪地说：“看看你那眼窝里的血丝，又是几个晚上没有好好地睡觉啦，还说我哩。”素小说：“可我没有负伤呀。”这时，只见老虎用手拍了拍胸脯，响当当地说：“俺这点伤算个啥，早好啦。”素小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那也不行，这是党支部的意见。”老虎一听，着急地说：“哎呀，俺们这把子年轻人，没有受过老一辈子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那苦，现在正是补课的好机会。要防福中变，先在苦中炼，要为人多贡献，俺可得象推土机那样，加大油门往前冲啊！”说着，提起短把镢，冲进了爆破洞。

赵老虎的这几句话说得有多好！它形象地说出了大寨人民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的决心和劲头儿；它清楚地让我们感觉到，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大寨年轻一代正在

茁壮成长！

四

施工正在紧张地进行。老天爷忽然翻了脸，面孔板得紧绷绷、阴沉沉的，好象是在和大寨的人们作对似的，不到收工的时候，狂风怒吼，飞雪漫舞。晚饭后，天地间便白茫茫地连成了一片。

第二天清晨，陈永贵推开家门，一股寒风卷着积雪扑面而来，冷嗖嗖的。他皱了下眉头，心想，这场大雪给施工带来了困难，应当鼓励社员们和这场大风雪搏斗！他顺手扛起镢头，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踏着积雪，正准备招呼社员们上工。这时，其他干部和社员也都陆陆续续的赶来了，他们相随着上了工地，后底沟里顿时又喧闹起来。

山上，推土机鸣响着，被炸松的土石夹带着积雪被推下了山坡。

山下，陈永贵和社员们在一起刨土装车。铁姑娘和小伙子们肩挑扑篮，展开了对手赛。妇女们踏着积雪拉车铲土。就连学校里的儿童，也在教师的带领下涌进了后底沟，接受创业的锻炼。整个工地沸腾起来了！积雪在人们的脚下融化着。

这时，红日冲破了阴云，灿烂的光辉映照着银光闪闪的虎头山，映照着热火朝天的后底沟，映照着英雄们一张张汗水涔涔的笑脸。大寨的英雄们在党支部和陈永贵同志的带领